梦窗词集校笺

——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　第五册

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出版説明

後期資助項目是國家社科基金設立的一類重要項目，旨在鼓勵廣大社科研究者潛心治學，支持基礎研究多出優秀成果。它是經過嚴格評審，從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選立項的。爲擴大後期資助項目的影響，更好地推動學術發展，促進成果轉化，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按照「統一設計、統一標識、統一版式、形成系列」的總體要求，組織出版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成果。

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

序

孫虹女史早以其鴻著《清真集校注》享譽學林，今又撰成《夢窗詞集校箋》凡百五十餘萬言，煌煌乎炫彩奪目，其嘉惠詞壇者可想而知也。予觀是編，知其以四彙（彙校、彙注、彙考、彙評）爲矩矱，以求是爲準繩，無自下之謙與自必之信者，豈肯爲之，豈能爲之？試析要如次。

校勘爲古籍整理之礎石，校勘精則正誤真僞自見。校勘之難，不在於辨異同，而在於定是非。而彙校又無異於難上加繁，自增負重。作者以十六種夢窗詞集與十五種選集彙校（以下各版本沿用書中簡稱），其繁難可知。然而是編卻能正本清源，於傳真中求是。如《齊天樂・毗陵陪兩別駕宴丁園》「背月移舟，亂鴉溪樹杪」。溪樹杪，諸家或作「溪樹曉」、或作「溪樹晚」。作者引杜本校曰：「『晚』字應上聲，應叶。疑是『杪』字之誤。」又引四明本張壽鏞按家藏《鐵網珊瑚》語：「原鈔作『少』，缺『木』旁。鄭（文焯）氏所見本似僅寫『堯』字，應從杜本作『杪』。」又引劉永濟《微睇室説詞》：「《鐵網珊瑚》作『少』乃『杪』之殘文，今據改。此字之所以多異文，因『背月』不當曰『曉』。雖每月下旬月落時，天方曉，然果如此，則丁園之宴，必通宵達旦，亦不近情理。觀首句言『斜陽』，歇拍言『背月』，本無不可，但『曉』必誤，作『杪』則順暢矣。」《宴清都》（柳色春陰重）「唯潮獻奇吴鳳」句，有作「唯潮」或「淮潮」者，粗看似以「淮潮」爲勝，作者援朱二校所引《燼餘録》，復引鄭文焯

《校議補録》按語，再引底本借鄭校所作裁斷。如此彙校，幾於竭澤而漁，不惟將前賢高見網羅殆盡，而正本清源之功亦自在其中。文繁而意精，理校、考校均在移録前賢校語中自見。正先哲所謂「他人之作，唯恐不出於己；予之是編，唯恐不出於人」者是也。

注書之難，前人早發乎感歎。容齋曰：「注書至難。雖孔安國、馬融、鄭康成、王弼之解經，杜元凱之解《左傳》，顔師古之注《漢書》，亦不能無失。」若將文、詩、詞相較，則注詩難於注文，注詞難於注詩，而注夢窗詞又難於注他人詞。是編在楊鐵夫、吴蓓校注箋證基礎上，新涉三千多種圖書中萬餘條書證，針對夢窗詞旨「沕穆幽渺」（錢仲聯語）、「隱辭幽思」（夏承燾語）之特點，將字詞之注釋與詞意之整體觀照結合起來，誤箋正之，失注補之，多能剔抉語言表象，直探意義本源。

生僻典之注釋，是對注家基本功之考驗，是編頗能發掘隱微。如《婆羅門引・爲懷寧趙仇香賦》，詞題中的「仇香」原爲東漢仇覽的别名，因其曾任主簿，宋人始用作代稱主簿。見王楙《野客叢書》卷六。故「趙仇香」云云，實雅稱懷寧縣的趙姓主簿。錢仲聯序楊箋曰：「非熟諳天水舊事者，不足以箋夢窗。」夢窗詞中多化用宋朝「今典」，例屬僻典。僅就蘇軾而言，如《絳都春・餞李太博赴括蒼别駕》：「流水翠微，明月清風平分半。」化用蘇軾《點絳唇》：「閑倚胡床，庾公樓外峰千朵。與誰同坐。明月清風我。」「别乘一來，有唱應須和。還知麽。自從添個。風月平分破。」據樓鑰《攻媿集》，知此詞是蘇軾守杭時，贈郡佐袁轂之作。用此典寫别駕（通判）李氏前往括蒼（台州），守倅俱能唱和風月，甚風流相得也。另如《水龍吟・賦張斗墅家古松五粒》「待淩霄謝了，山深歲晚，素心纔表」，亦

爲化用蘇軾詞的顯證。蘇軾《減字木蘭花》序曰：「（詩僧清順）門前有二古松，各有淩霄花絡其上。順常晝卧其下。子瞻爲郡，一日屏騎從過之。松風騷然，順指落花覓句，子瞻爲賦此詞。」詞有句曰：「翠颭紅傾。時下淩霄百尺英。」

注夢窗之難，生僻典尚在其次，尤難在其「倒、揉、碎」（夏承燾語）的語體風格，即張炎所謂「吴夢窗詞如七寶樓臺，眩人眼目，碎拆下來，不成片段」。遂使讀者如霧裏看花，難於自表而究裏。然而，如作者拈出《雙雙燕》整體化用唐代鄭谷《燕》詩；《法曲獻仙音・放琴客》、《高山流水・丁基仲側室善絲桐賦詠》、《點絳唇》（香泛羅屏）、《好事近・僧房聽琴》皆揉碎化用張先詞作《碧牡丹・晏同叔出姬》。因「碎語」得以「歸位」而來歷自明，詞旨亦光焰自炫矣。

注釋之是否到位，是讀者、注家共懸之高標。高標之是否中的，則在於注家之眼光是否獨到；以及在已爲書證確注的情況，不僅注出「其然」，進而探究其「所以然」。如《聲聲慢・宏庵宴席》：「甚時見，露十香、釵燕墜金。」作者指出化用李群玉《戲贈姬人》：「骰子巡拋裏手拈，無因得見玉纖纖。但知謔道金釵落，圖向人前露指尖。」再引蘇軾《滿庭芳》語典：「報道金釵墜也，十指露、春笋纖長。」豐沛飽滿地注釋出古代女子不肯輕露肌膚，故謔稱其金釵滑落，誑誘其露出親剥桐子的纖纖十指，從而關合題中客姬親剥桐子之義。《宴清都・送馬林屋赴南宫》有「名箋澹墨」句，作者先引《唐摭言》、李昴英《送梁上舍必得大學解試》熟典，復録《類説》卷一五「貢院榜」條：「右諭及貢院，字用淡墨氈筆書。李紳侍郎將放舉人，命吏書榜，未及填『右諭貢院』字，吏暴卒。令史王昶善書，被酒染筆，不

能加墨，一榜之内，濃淡相間，反致其妍，遂成故事。」要言不煩，詞作精義赫然洞明矣。

是編注釋之特色，一是借助宋人文字訓詁發覆字義。如《聲聲慢・宏庵宴席》：「緑窗細剥檀皺，料水晶、微損春簪。」借助周密《浩然齋雅談》對「皺」字的辨析，指出：是「特指桐子堅殼内的蠹鄂」。再如《滿江紅》（翠幕深庭）：「倩雙成、一曲紫雲回，紅蓮折。」援引相關語典事典之後，作出裁斷「折，用同『拆』、『坼』」，進而引用《樂府指迷》「誤讀柳詞」條：「如柳詞《木蘭花慢》云『拆桐花爛熳』，此正是第一句不用空頭字在上，故用『拆』字，言開了桐花爛熳也。」指出此「折」字意同，謂席上歌姬笛聲清越，催開了池中蓮苞。

二是以宋代名物制度入注，使詞之内蕴挹之愈出。如《浪淘沙慢・賦李尚書山園》，對於詞題中的「李尚書」，朱彊村、夏承燾共箋出與夢窗生活於同時的七位李姓六部尚書（李鳴復、李知孝、李曾伯、李伯玉、李心傳、李性傳、李韶），楊鐵夫則認爲「尚書已故，似不必限於同時求之」。治絲愈棼，莫衷一是。作者針對詞中所用「漢履」典，引前賢考語後再引宋人戴埴《鼠璞》「星履曳履」條，略作駁疑之後，指出：「據知用『曳履』、『星履』皆尚書僕射典。詞中用『王謝堂前燕』典，王導、謝安皆曾任丞相之職，可以互證。據《元豐官志》，六部長官雖亦稱尚書，然尚書僕射，官從一品；六部尚書，官從二品。兩者之間，不僅僅是官品有差異，更爲重要的是六部尚書不能用專稱尚書僕射的『漢履』典。前賢所舉七位李姓尚書除李鳴復、李性傳外，皆爲六部尚書；據《宋史・宰輔表》及本傳，李鳴復、李性傳官至副宰相參知政事（李曾伯僅同「執政恩例」），副宰相亦不能用『漢履』典實。並且，詞意顯示夢窗與此尚

書有交遊，曾躬與其園中海棠花下盛宴，故理應以同時求之。與夢窗同時期的『李尚書』僅有李宗勉。《宋史・李宗勉傳》：『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……趙汝騰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。』其中左丞相，就是尚書左僕射一職。」再如《瑞鶴仙・贈道女陳華山内夫人》，對於詞題中的「内夫人」，作者援引《建炎雜記乙集》卷一二、《國老談苑》卷上、《輟耕録》卷一九等資料，推定内夫人是宫中女官而非失寵之宫女嬪妃，更非宫廷藝妓，亦屬其例。

孟子嘗論詩曰：「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，是尚友也。」詞何獨不然？自宋以降，蓋因詞被視爲「小道」，不知其人而論其詞者所在多有，故往往言不中的，甚至南轅北轍。清代詞學中興，然乾嘉考據之學，似尚未沾溉詞學領域，故言不中腠理者亦在所難免。所幸少數專家不廢考據，多所創獲。尤其近數十年來，考據之學沛然而興，始使詞學研究進入一新境界。予觀是編，對夢窗詞研究之最大貢獻，將在是焉。作者不廢前哲今賢考據之功，又不囿於前賢今哲考據之失，對夢窗仕履行實及其交遊進行考證。就地點而言，新考出「華山」即常州府無錫縣惠山，「南徐」是揚州及淮安一帶。推考夢窗年青時曾在臨安府尹幕中爲客，推考「楊公小蓬萊」在湖州烏程縣境内。就時間而言，書中《夢窗編年詞一覽表》共得編年詞一百五十餘首，新得編年詞百餘首。就其交遊而言，新考得李宗勉、虞炜、沈暐、孫德之等，共得八十八人（楊鐵夫《事蹟考》羅列交遊六十六人，删誤删重，實得六十一人）。基本勾勒出夢窗之生卒年，以及三客杭京、三客蘇州、二客紹興之生平事蹟。即此一端，謂爲夢窗功臣當不虛美。

僅以《瑶華・分韻得作字戲虞宜興》爲例。「虞宜興」謂誰？夏承燾謂「必允文曾孫也」。作者對此進行縷析。首先指出詞中「有秀蓀、來染吴香」，表明此詞寫於吴地蘇州；而與夢窗在蘇幕時間相符的宜興虞姓知縣，唯虞兢一人。《咸淳毗陵志》卷十「秩官門」：「宜興。虞兢，淳祐三年十二月。」再據以下史料進行求證。《宋史・虞允文傳》：「（虞允文）子三人：公亮、公著、杭孫。孫八人，皆好修，唯剛簡最知名。」元代鄭元祐《蜀虞處士墓碣銘》，記載虞允文子孫中的一支因虞允文在孝宗朝爲相而僑居蘇州，虞兢正隸屬僑吴支族。「然（虞雍）族之宗有居吴者。至正十五年秋七月庚子，公六世孫處士君卒。……處士諱炫，字明之，蜀隆州長（仁）壽縣人。雍公既相孝廟，故其家有在吴者。於是處士生於吴。其諱兢，累官至朝請大夫户部郎中知岳州者，處士之曾大父也。」墓主虞炫是虞允文六世孫，虞兢又是虞炫的曾祖父，則可確定虞兢是虞允文的曾孫。高斯得《淳安縣修獄記》又爲確證：「虞君名兢，乾道宰相忠肅雍公之曾孫，予季父鶴山先生之婿。」虞兢與虞　是兄弟行，是允文孫輩虞夷簡之子，逝後皆葬於蘇州。見《正德姑蘇志》卷三四：「知榮州虞夷簡並妻恭人鄧氏二墓，在蒸山。子知岳州兢及妻令人魏氏祔。自後數世從葬，教、諭、堪皆在焉。知連州虞　墓在遮山。」虞　字成夫；虞兢先字義夫，改字退夫（魏了翁《虞退夫字説》）。若此，則虞兢爲虞允文之曾孫，淳祐三年十二月曾知宜興，遂成不移之斷。

如此考據者不少，均據史料加以實證，且不論夢窗生平行實與若干贈主之考是否會成爲定論，然其治學之嚴謹可知。

是編於集評亦獅子搏兔，用盡全力。僅過録海内孤本的批校語就有以下九種：一卷本系列《夢窗詞集》有明張本（藏國家圖書館），清張本（藏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），夏敬觀《評彊村定本夢窗詞》（藏上海圖書館）；四卷本系列有毛扆本（藏國家圖書館）、戈載批校本（藏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）、杜鈔本（藏北京大學圖書館），另有藏臺北「國家圖書館」的《鐵網珊瑚》三種鈔本也是海内孤本。這些版本不惟校勘價值珍如拱璧，孤存海内的批校語也有數萬言之多，其中批語無疑可以闌入集評之列。

綜觀是編，校以鑒真，箋以逆志，考以論世，至如評騭是非，量長度短，見仁見智，不惟關乎時運，亦關乎人文，不能一是亦不必一是也。

奉先薛瑞生壬辰禊春序於西北大學蝸居軒

前　言

一、夢窗生平事蹟述略

吴文英，字君特，號夢窗，晚號覺翁，宋季著名詞人。考證夢窗行誼並爲其詞作編年，自劉毓崧始，朱祖謀《夢窗詞集小箋》、夏承燾《吴夢窗繫年》、楊鐵夫《吴夢窗事蹟考》（簡稱朱箋、《繫年》、《事蹟考》）功莫大焉。之後，吴熊和、鍾振振、張如安、田玉琪、吴蓓等人繼有創獲。今在前賢時彦考證基礎上，結合夢窗詞作並特别注重對其交遊群體的循環考索，夢窗生卒年及生平事蹟的輪廓已經大略可以勾勒。夢窗是慶元府鄞縣（今浙江寧波。古稱明州，又取境内四明山爲名。見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九八）人。一生雖曾至臨安府（新城、仁和），湖州府（德清、烏程），揚州府（楚州，南宋中後期稱淮安），平江府（吴縣、昆山、長洲、常熟），常州府（無錫、宜興），紹興府（蕭山），鎮江府（京口）等地，但客居地僅在今杭州、蘇州、紹興三地，而以客居蘇州的時間最長，並最終以此地爲老去菟裘之邦。

（一）杭京及蘇州遊幕時期

關於吴夢窗的生年，權威的説法主要有三種：夏承燾《繫年》提出的寧宗慶元六年（一二〇〇），楊

鐵夫《事蹟考》提出的寧宗開禧前後（一二〇五至一二〇七），張鳳子致夏承燾第一書和第二書所定的寧宗嘉定十年（一二一七）和嘉定五年（一二一二）。筆者基本確定夢窗生於寧宗嘉泰二年（一二〇二）。

由於夢窗詞中多有十載西湖、十年吳苑的描述和回憶，研究者都認同其行誼中有客杭、客蘇的經歷。而對於客杭客蘇孰爲前後的問題，夏、楊二家傾向於客蘇在前；但當代研究者的考證，推翻了前賢客蘇在客杭之前的結論，如錢錫生《關於吳文英生平中的兩個問題》、朱德慈《吳夢窗早年客杭考》皆指出，夢窗客杭時間實在入蘇州倉幕之前，時間約爲十年。張如安《吳夢窗生平考證二題》同意此觀點，並通過夢窗集中《西平樂慢・過西湖先賢堂》一詞，進一步考證出夢窗這十年是在臨安府尹袁韶門下爲客。結合張如安諸人的考證，筆者認爲約在嘉定十三年（一二二〇）或稍後，夢窗入袁韶幕中，開始了近十年的杭京遊冶及遊幕生涯〔一〕。

幕主袁韶，亦鄞縣人。累官至參知政事、兼同知樞密院事。袁氏爲顯宦，夢窗因同鄉之誼入其幕中，其中有傳統觀念中非常看重的地緣前提。《西平樂慢・過西湖先賢堂》屬於夢窗手寫「新詞稿」十六首之一，據鄭文焯、夏承燾考定，「新詞稿」皆寫於淳祐三年（一二四三）〔二〕，當時夢窗已在蘇州倉幕（全稱「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」）〔三〕。袁韶嘉熙元年（一二三七）逝世，夢窗在其謝世六年後，暫至杭京時以《西平樂慢・過西湖先賢堂》和《三姝媚・過都城舊居有感》憑弔恩主故居和所創先賢堂。

在杭京袁韶幕中的十年，夢窗足跡曾至湖州（德清、烏程）、蘇州（昆山）、常州（無錫、宜興）、揚州（楚州）等地。集中《三部樂・賦姜石帚漁隱》、《齊天樂・贈姜石帚》、《賀新郎・爲德清趙令君賦小垂虹》、《念奴嬌・賦德清縣圃明秀亭》、《滿江紅・澱山湖》、《齊天樂・齊雲樓》、《瑞鶴仙・贈道女陳華山内夫人》、《蝶戀花・題華山道女扇》、《木蘭花慢・餞韓似齋赴江東鼜幕》、《水龍吟・賦張斗墅家古松五粒》，屬於少年游幕上述各地的詞作。而《宴清都》（萬里關河眼）、《玉蝴蝶》（角斷籤鳴疏點）、《荔枝香近・送人游南徐》、《水龍吟・惠山酌泉》則是憶及年青時此段經歷的詞作。集中除與遊幕地相關的詞作，另外還有一些詞作回憶了在杭京度過的青春歲月。如《聲聲慢・和沈時齋八日登高韻》：「暗省長安年少，幾傳杯吊甫，把菊招潛。」《永遇樂・探梅，次時齋韻》：「西湖舊日，留連清夜，愛酒幾將花誤。」歲華如昔的「洛陽年少」（《瑞鶴仙・餞郎糾曹之嚴陵》）時光在夢窗情詞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如《澡蘭香・淮安重午》：「銀瓶露井，彩箑雲窗，往事少年依約。」《隔浦蓮近・泊長橋過重午》：「年少驚送遠。吴蠶老、恨緒縈抽繭。」二詞皆是在蘇幕回憶杭京游幕時與揚州歌妓的情緣。《齊天樂・白酒自酌有感》一首，別題「飲白醪感少年事」，則是回憶當年與杭州亡妓的情事。

袁韶紹定三年（一二三〇）請求辭免臨安府尹之後，夢窗至遲在紹定四年（一二三一）入蘇州倉幕〔四〕。此時夢窗三十歲，尚未及潘鬢二毛之年。故《水龍吟・癸卯元夕》曰：「猶記初來吴苑。未清霜、飛驚雙鬢。」〔五〕夢窗在蘇幕任上曾多次行役至杭京。《西平樂慢》「追念吟風賞月，十載事，夢惹緑

楊絲」，《鶯啼序》「十載西湖，傍柳繫馬，趁嬌塵軟霧」，「十載」云云，化用杜牧《遣懷》詩句：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幸名。」緑楊，用錢塘名妓蘇小小及西湖典。見白居易《楊柳枝》：「若解多情尋小小，緑楊深處是蘇家。」「嬌塵軟霧」，語出蘇軾《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》（之一）：「半白不羞垂領髮，軟紅猶戀屬車塵。」後用以形容京城的繁華熱鬧。顯然也是蘇幕暫至杭京時追憶少年遊冶生活。倉幕期間亦行役至杭京畿縣，《江神子・賦洛北碧沼小庵》、《金瓏子・吳城連日賞桂》、《聲聲慢・贈藕花洲尼》、《醉落魄・題藕花洲尼扇》、《夜行船・寓化度寺》、《鳳棲梧・化度寺池蓮一花最晚有感》諸詞皆寫於行役新城、仁和等畿縣時。《鶯啼序》中的「歎鬢侵半苧」之句，表明此詞寫於紹定五年（一二三二）或稍後，夢窗已經或剛過三十二歲。此後的蘇幕詞中屢屢出現鬢點吳霜的典實，如《鶯啼序・荷》：「如今鬢點淒霜，半篋秋詞，恨盈蠹紙。」《浪淘沙・九日從吳見山覓酒》：「烏帽壓吳霜。風力偏狂。」

夢窗至淳祐四年（一二四四）離開蘇幕寓越，前後歷時十四載。集中《聲聲慢・陪幕中餞孫無懷於郭希道池亭》、《八聲甘州・靈岩陪庾幕諸公遊》、《祝英臺近・餞陳少逸被倉臺檄行部》，陪倉幕遊虎丘、重遊虎丘之二首《木蘭花慢》，皆爲入幕顯證。另如《瑣窗寒・玉蘭》、《瑞鶴仙・餞郎糾曹之嚴陵》、《夜飛鵲・蔡司户席上南花》、《宴清都・送馬林屋赴南宮》、《掃花遊・送春古江村》、《霜花腴・重陽前一日泛石湖》、《探芳新・吳中元日承天寺遊人》、《惜秋華・七夕前一日送人歸鹽官》、《十二郎・垂虹橋》、《木蘭花慢・重泊垂虹》、《喜遷鶯・吳江與閑堂王臞庵家》、《江城梅花引・贈倪梅

村》、《漢宮春・壽王虔州》、《瑶華・戲虞宜興》以及次韻時齋（沈義父）三首等等，皆寫於蘇州。加之上引行役類詞作，蘇州詞共百餘首，幾近《夢窗詞集》三分之一。

（二）入紹興幕及杭京再遊幕時期

據集中《喜遷鶯・甲辰冬至寓越，兒輩尚留瓜涇蕭寺》，結合夢窗交遊的另一位顯宦史宅之的行誼，知夢窗甲辰即淳祐四年（一二四四）離開蘇州入史宅之幕中，詞中有「冬分人別。渡倦客晚潮，傷頭俱雪。雁影秋空，蝶情春蕩，幾處路窮車絶」，此年夢窗四十三歲，不僅未老而有蒲柳之衰，更有辛苦營營的窮途之哭。夢窗與史宅之的交往，詞集中有跡可尋。據《寶慶續會稽志》卷二「安撫題名」，史宅之知紹興府是淳祐四年（一二四四）十月十九日到任，六年（一二四六）三月離任赴闕，除工部尚書，不久改吏部尚書。七年（一二四七），提領「田事所」。八年（一二四八）同知樞密院事。九年（一二四九）十一月薨於位（《宋史全文》卷三四記載卒於十二月）。夢窗贈史氏的詞作皆寫於紹興、杭京兩地。集中注明贈主史宅之的詞作多達十一首。其中有六首寫於史宅之任紹興知府時：《瑞鶴仙・壽史雲麓》、《垂絲釣近・雲麓先生以畫舫載洛花宴客》、《江神子・喜雨，上麓翁》、《醜奴兒慢・麓翁飛翼樓觀雪》、《燕歸梁・對雪醒坐上雲麓先生》、《探芳信・賀麓翁秘閣滿月》。夢窗在史氏紹興幕中可辨之事略有三點。

其一，與史宅之交遊始末。夢窗集中有未署名贈詞《齊天樂・齊雲樓》，涉及平江府治後的著名建

築齊雲樓。據盧熊《蘇州府志》卷八，齊雲樓分別於嘉定六年、嘉定十六年、嘉熙二年，由陳芾、沈暐、史宅之重修。另據《吳郡志》卷一一，史宅之曾兩知平江府。前爲嘉熙二年（一二三八）閏四月二十四日到任，三年正月一日召赴行在。後爲淳祐元年（一二四一）三月初九到任，二年二月離任。期間夢窗皆在蘇幕，故劉永濟、吳熊和等前賢認爲，夢窗與史氏的交往應始於嘉熙二年，《齊天樂・齊雲樓》是夢窗爲史氏重修齊雲樓而作。然據十一首署名贈詞考之，夢窗蘇幕時尚未與史氏交往，唯有《瑞鶴仙・壽史雲麓》涉及史氏平江府任上之事，然皆用回憶之筆，顯因未能躬與任上盛事；並且詞作顯示史氏貼職已爲「學士」，也與史氏任平江府時貼職分別爲待制和直學士不符。故知《齊天樂・齊雲樓》實寫於嘉定十六年（一二二四）沈暐知平江府重修齊雲樓時，是夢窗在袁韶幕中初遊蘇州的詞作。

其二，紹興府治依卧龍山（又稱種山）而建，當地除蓬萊閣、飛翼樓、文種墓等爲人熟知的著名建築、古跡之外，尚有「望湖樓」、「西園」等名勝。故知《水調歌頭・賦魏方泉望湖樓》、《燭影搖紅・餞馮深居》、《齊天樂・與馮深居登禹陵》等詞皆寫於入幕紹興時。

其三，前賢還推測夢窗淳祐九年至淳祐十年或繼入紹興知府吳潛幕中，然據《寶慶續會稽志》卷二「安撫題名」：「吳潛淳祐九年八月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，十一月八日到任。十二月八日，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。」在紹興僅一月時間。夢窗雖有《浣溪沙・仲冬望後，出迓履翁，舟中即興》、《絳都春・題蓬萊閣燈屏，履翁帥越》兩首贈詞寫於此時〔六〕，但按常理推測，二詞應屬即時交遊，非必入其幕中〔七〕。

夢窗贈史氏詞作中另有五首寫於隨史氏入幕杭京之後，屬「新葺北墅園池」系列贈詞：《水龍吟・雲麓新葺北墅園池》、《探芳信・麓翁小園早飲，客供棋事、琴事》、《燭影搖紅・麓翁夜宴園堂》、《風入松・麓翁園堂宴客》、《秋霽・賦雲麓水園長橋》。時在史氏淳祐六年（一二四六）三月卸紹興任之後，淳祐九年（一二四九）年底之前。

諸詞中「小園」、「園堂」、「水園」乃至「長橋」，皆是「北墅園池」不同視角、不同季節的呈現。《水龍吟》中有「好山都在西湖，斗城轉北多流水」，知「北墅園池」在杭京。《探芳信》詞題中的「小園」，實用李格非《洛陽名園記・獨樂園》贊司馬光園小德馨事：「司馬溫公在洛陽，自號迂叟。其園曰獨樂園，園卑小，不可與他園班。其曰讀書堂者，數十椽屋；澆花亭者益小；弄水、種竹軒者尤小；曰見山臺者，高不過尋丈；曰釣魚庵，曰采藥圃者，又特結竹杪落蕃蔓草爲之爾。溫公自爲之序。諸亭臺詩頗行於世，所以爲人欣慕者，不在於園耳。」此詞又有「藻池不通宮溝水」之句，表明此「小園」即是「北墅園池」。以《探芳信》「獨樂園」典，與《水龍吟》「獨樂當時高致」合參，足見史氏位居樞要的事實。《燭影搖紅》有「銀臺雙引繞花行，紅墜香沾袖」二句，燭臺雙引在唐宋時也是身份及恩寵的象徵。《愛日齋叢抄》卷一：「唐令狐綯爲翰林承旨，夜對禁中，燭盡，宣宗命以金蓮花炬送還，此蓮炬故事之始。」宋代鄭獬、王珪、蘇軾、周必大等人皆得到此種優寵。詞中又有「笑流鶯、啼春漫瘦。曉風惡盡，妒雪寒銷，青梅如豆」，實寓淳祐七年（一二四七），史氏任都司、提領田事所，倡括田，導致時議沸騰之事。明年七月，史宅之即除副樞。

（三）再客蘇州時期

夢窗雖然淳祐六年（一二四六）至淳祐九年（一二四九）隨幕紹興或杭京，但因家眷在吳，故其間多往來於三地之間。這從夢窗與摯友尹煥（字惟曉，號梅津）的交遊即可看出。夢窗贈尹氏的十一首詞，時間與此犬牙交錯：淳祐六年，尹氏爲兩浙轉運判官；淳祐七年（一二四七），除右司員外郎；淳祐八年（一二四八），任太府少卿兼尚書左司郎中兼敕令所刪修官；淳祐十年（一二五〇），尹氏出爲江西運判。夢窗贈詞《瑞龍吟・送梅津》、《惜黃花慢・次吳江小泊》分別是淳祐六年和淳祐十年的蘇州餞別之作。《漢宮春・追和尹梅津賦俞園牡丹》、《八聲甘州・和梅津》、《夢芙蓉・趙昌芙容圖，梅津所藏》也寫於蘇州。

史氏謝世後，夢窗再次回到蘇州，開始了再度客居蘇州時期。淳祐十年（一二五〇）至開慶元年（一二五九），夢窗漸入頹唐晚境。集中餞別老友翁孟寅入賈似道幕中詞作《沁園春・送翁賓暘游鄂渚》，前賢皆考此詞寫於開慶元年（一二五九），但未詳述緣由。今據《宋史・理宗本紀》，開慶元年正月「賈似道以樞密使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、都大提舉兩淮兵甲、湖廣總領、知江陵府」。江陵府治所在江陵（今湖北沙市），而翁氏前往赴幕地爲鄂州（今湖北武昌）。這是因爲賈氏守防時曾經有過闔幕的遷移。《宋史・地理四》：「未幾，復爲江陵府制置使。景定元年，移治於鄂」。但賈似道駐防地似乎開慶元年就已經移至鄂州。《宋史・理宗本紀》詳細記載了賈似道這個時期在鄂州的戰事。開慶